

陕西 公务员读史 006

——写了21年 心血力作—— 汪衍振 著

左宗棠发迹史

老是稀里糊涂得罪同僚的升官达人!

下



海文艺出版集团
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

左宗棠发迹史

老是稀里糊涂得罪同僚的升官达人!



汪衍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集团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宗棠发迹史. 下 / 汪衍振著.

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452-0702-6

I. ①左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1058 号

责任编辑: 吴迪

特约编辑: 王楷威

版权提供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

书 名: 左宗棠发迹史. 下

著 者: 汪衍振

出版发行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(邮编 200040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小森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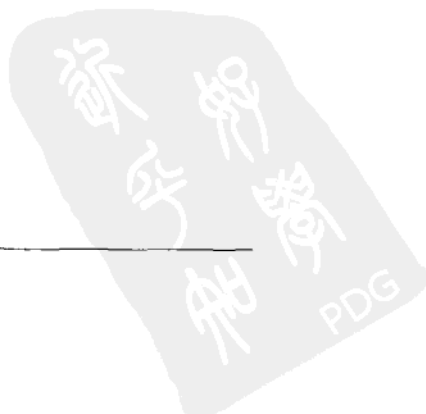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702-6

定 价: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第一章 升官后被新搭档瞧不起 /1

左宗棠一见到蒋、杨二人快马递来的信件，气得大骂：“马毅山这个狗东西，真是反了！他竟然连本部堂的话都敢不听！这样的巡抚若不好好参他一本，还要王法做什么呢？”他骂完之后，当即便把随营的起稿师爷传了过来，大声吩咐道：“你马上起奏一篇参劾马毅山的奏稿，本部堂要和他到朝廷那里去打官司！”

第二章 慈禧太后不放心左宗棠 /26

慈禧太后手举着御史的参折说道：“兵勇扰民这件事，不独震惊了江西、广东、福建三省，还在百官中传得沸沸扬扬。左宗棠不能很好约束员弁，不行就换李鸿章吧。”

第三章 调任前留下一堆烂摊子 /50

左宗棠听明白了日意格的意思，他本想斥责他几句，又怕因此引起不必要的交涉，只得压了压火气，用平缓的语气说道：“日意格呀，你的来意，本部堂已经知道了。你是担心，本部堂离开福建后，船政局不再办下去，对不对？”

第四章 老部下指点左宗棠怎么送礼 /75

左宗棠放下鼎，起身打开一个竹箱子，从里面当真摸出一只碗来。他把碗递给刘典，接着说道：“你看看，就是这只碗，碗底刻着建元元年字样，这不就是汉武帝时的事吗？”

刘典把那只碗举起来贴近耳朵，然后用手指敲了敲，不由说道：“我说季高啊，这是后人仿造的呀。您听这声音，这哪是什么建元元年建的，分明是同治元年造的！这种东西，您也敢往潘府拿，您是羞辱潘伯寅不识货咋的？”

第五章 打点不周又得罪人 /98

礼毕，左宗棠笑着把太监来请安的事说了一遍，潘祖荫惊道：“季翁这事可做得有些欠妥。季翁谁都可以得罪，却偏偏不能得罪宫里的太监。尤其是安德海，更不能得罪！”

左宗棠笑道：“我就要得罪他，看他能把我怎样！我就不

信，他还能把我也弄进宫里去，阉割了做他的徒弟？伯寅，我忙完事情，正准备去看您，您怎么倒一个人跑来了？”

第六章 一山难容二虎 /125

文祥把折子看完，说：“王爷，这甘肃啊，下官是看明白了，有穆图善，就不能有左季高，有左季高啊，就不能有穆图善。这两个人，是天生的一对冤家呀！王爷以为呢？”

宝箴这时尚未把折子看完，却反手往身旁坐着的沈桂芬手里一塞，接口道：“文大人所言极是，这两个人，好像是天生的对头。不调开，甘肃的事没法办。”

第七章 六十一岁破格拜相 /150

一句“老寿相”，使左宗棠猛然清醒，他至此才真正地意识到，区区乡间举人出身的他，真的被朝廷破格拜相了！他双手接过圣旨，连连面北叩头谢恩不止，起身时已然泪流满面。

第八章 为鼓舞士气，抬出自己的棺材 /173

左宗棠眼见一排排将士跪倒下去，内心一时涌起阵阵的热浪。他摸出布巾擦了把眼泪，让人抬出自己的棺材，接着颤抖着身躯跪倒下去。全体将士为之震惊。

第九章 得罪谁也不要得罪小人 /206

左宗棠对随行的幕僚道：“没有强大的军力作保证，我国是断难从谈判桌上要回伊犁！老夫决定出关督军，就是想让俄国人知道，不管通过什么方式，他们都必须交还伊犁。如其不然，我就打他个狗日的！”

附录 /247



第一章 升官后被新搭档瞧不起



官员如何升迁

同治三年（公元1864年）太平天国覆灭，朝廷欣喜之余，开始担心手握重兵的湘军主帅曾国藩，更担心曾国藩和左宗棠联起手来……曾国藩很快意识到这一点，为全身而退，他主动上奏请求朝廷裁撤湘军。

曾国藩此奏正好迎合了朝廷的心理，自然没有不准之理。曾国藩自请裁撤湘军，去了大清的一块心病，朝廷不仅以后不再难为曾国藩，连湘军侵占太平天国囤积在金陵的大量金银财宝一事，索性也不追查了。

左宗棠得知曾国藩已开始对湘军大肆裁撤的消息后，不由仰天叹道：“涤生要保善终，只能行此下策！”沉思良久，忽然又自言自语道：“如果能为湘军保存一支血脉，当为最好！”

当天晚上，他把部下杨昌浚、胡雪岩传进巡抚衙门，三人共议此事。杨昌浚想了想说：“江西方平，各路湘军已被召回江宁予以裁撤，只有刘寿卿手下的四十营两万人，还在福建省作战。官保想为湘军留下一杆旗号，又不被朝廷发觉，只能从寿卿身上想主意。”

胡雪岩点头道：“大人所言极是，有些话，官保不开口，曾爵相也不好对朝廷开口。但究竟该如何办理，还须想好以后才能上奏。既不能让人说闲话，又不能授人以把柄，好像我们是在有意阻挠裁撤湘军。”

左宗棠沉吟许久，咬牙道：“照此看来，没有机缘，这道奏折还真不好随便上！”几个人又谈了些闲话，这才各自散去。

第二天早饭后不久，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，带着参赞武官等一应随员，赶到杭州来见左宗棠。柏尔德密这次到杭州，是秉承国内的旨意，特来与左宗棠洽谈合作造船一事的。法国内阁通过分析柏尔德密、日意格等人搜集的情报认为，左宗棠迟早会造船，如果法国不抢先一步，这笔一本万利的生意，便有可能被英国夺去。英国是最早与大清打交道的欧洲国家，可以想见，他们不会放过这次发财的最佳机会。

法国内阁示意柏尔德密主动出击，尽一切可能说服左宗棠与法国合作。因为他们知道，早在杭州未收复之前，左宗棠就在衢州试造过汽轮船，可惜没有成功；杭州收复之后不久，左宗棠又将衢州的一些造船匠师全部迁到杭州，同时让这些匠师偷偷研究常捷军从国外采购的汽轮船，决定再次试制。中国匠师在洋船上一遍遍推敲部件，怎能瞒过日意格的眼睛？尽管此时常捷军力主大部分被裁遣，部分洋兵已拿了高额的禄金回到自己的国家，但常捷军的舰队尚在，目前仍由德克碑、日意格与史致谔三人共同管理。

但柏尔德密此行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，听了他的话后，左宗棠喝了口茶，这才不冷不热地说：“本部堂以为，贵国此议不妥，我国目前还没有能制造汽轮的匠师，此外没有建造大型船厂的财力。如果贵国诚心想帮助我国，可以帮我们考察一下汽轮船的失败原因，或者替我们聘请几位真正明白的洋技师，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高额的薪水和酬劳。”

柏尔德密只好失望地离开杭州，左宗棠则私下对杨昌浚说：“法国人提出与我国合作设造船厂，其实是想用我们的地盘与银子，干他们自己的事情。像这样的合作，就算合作上一百年，我大清仍不能自己造出船来。这不是强国之途，反倒是弱国之策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不干！”

但柏尔德密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，请示国内后，他再次跑来见左宗棠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法国为示与大清友好，决定派日意格、德克碑二人，帮助大清国试制汽轮船，为以后建造船厂，打下一个基础。”

左宗棠哈哈笑道：“贵国这个想法好，但本部堂以为，若德克碑帮助我国试制汽轮船，就不能再兼任常捷军舰队的管带了，德克碑可以充任总督衙门里的幕僚。日意格呢，也不能再兼任宁波税务司，他同德克

碑一样，都可以充作本部堂的幕僚，专干试制汽轮船的事。”

柏尔德密一愣，不敢拒绝，更不敢擅自应允，于是再次向国内请旨。法国内阁经过讨论，同意左宗棠此议。常捷军舰队于是划归刘培元的水师营，日意格与德克碑以幕僚身份，与中国匠师在杭州继续试制汽轮船。

不久，经左宗棠同意，日意格从法国国内船厂，又陆续聘到了十几位造船技师。这些技师来到杭州后，仍以幕僚身份入驻。

常捷军全行解散，左宗棠按照史致谔的要求，替他上折奏请离职。朝廷念史致谔防守宁波有功，赏以原品退休。朝廷随后又赏林聪彝三品顶戴按察使衔，署宁绍台道——忠良之后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天地。

同治三年（公元1864年）九月十日，经各路官军在安徽、江西两省围追堵截，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以下各王，在江西境内被全部歼灭；安徽、江西两省境内的太平军余部退往福建以及陕甘一带。由左宗棠与沈葆楨联衔题奏的红旗捷报快速发往京师。

圣旨拜发的同时，左宗棠开始安排离浙赴福建就任的事。

胡雪岩已带上部分幕僚，先期护送左宗棠眷属登船赶往福州。

两个月后，一道圣旨飞递进浙江巡抚衙门。左宗棠急忙正冠掸衣，带上杨昌浚等人到官厅跪接圣旨。

传旨差官满脸喜色，脚步轻快，传旨之前，先对左宗棠耳语了一句：“官保大人，您老接完了旨，可要多赏卑职几个。”说完展旨宣道：“内阁奏上谕：福建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左宗棠，督师入浙，恢复浙东各郡县，进规浙西，攻克杭州省城及湖州等府县，肃清全浙，并派兵截剿皖南、江西窜贼，荡平巨股，卓着勋猷，兹当幼逆洪天贵福就擒，歼除余孽，东南军务渐次底定，自应渥加懋赏。左宗棠着加恩赐封一等伯爵，并赏换花翎。此次截剿幼逆洪天贵福，出力员弁，着左宗棠会同沈葆楨一一查明，汇案保奖。钦此。”

怪不得传旨差官没宣旨便讨要赏钱，左宗棠原来被朝廷赐封了一等伯爵并赏戴花翎！尽管在此之前，他极其渴望升迁，但是成为继曾国荃、李鸿章、官文之后第四位赐封伯爵的官员，他是从没想过的。接旨的当晚，左宗棠依老例上折奏请朝廷收回成命。同一天，江西巡抚衙门沈葆楨也被赏加头品顶戴，加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

左宗棠的折子递进宫去，朝廷照例是不准，又破格在伯爵的前头赏加恪靖二字。左宗棠得封伯爵的当日，新疆伊犁维回各族百姓爆发大规模的起义，并很快波及天山南北。经各股义军互相拼杀，新疆随后出现五个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并形成分裂割据状态。

到了年底，在外国匠师的直接参与下，第一艘由大清国自己制造的汽轮船在杭州诞生。

左宗棠此时已率亲兵营离开杭州八十余里，正向福州进发，得到消息后，在新地扎下营盘，然后只带五十名亲兵并少数幕僚，乘轿赶回杭州，会同刚抵任的浙江巡抚马新贻、浙江布政使杨昌浚，亲到江边观看新船下水。

见左宗棠亲自来观看汽轮航行，日意格、德克碑二人越发兴奋，亲自登船指挥一班员弁驾驶。先是一缕浓烟从船上缓缓升起，随即传来一阵突突的马达声，众人眼望着这艘新船离开岸堤向江心驶去。

马新贻乐得双手直搓，口里不住声地赞道：“爵帅，我大清也有了汽轮船！好啊！”杨昌浚则眼含热泪，口里除了说好，再道不出第二个字。左宗棠抚须凝望许久，忽然说道：“传令给日意格，把轮船开到最大时速。”

传令兵很快又返回岸堤，对左宗棠禀道：“报爵帅左大人，日大人说，本船的时速已提到最大。”

左宗棠摇了摇头，对马新贻与杨昌浚说：“这种汽轮船，同我大清所造之帆船快不了多少，糜银却极重，不划算。本部堂走后，望二位督命日意格、德克碑，务必找出船行不速的原因。看样子，这个日意格，对西船考求的还不太明白。若他俩实在想不出办法，不妨写信给李少荃爵帅，让他找英国人想办法。若英国人能想出办法，我们就辞掉日意格和德克碑，另请英国匠师帮忙。二位以为如何？”

马新贻忙笑道：“请爵帅放心，下官和蒋方伯会见机行事的。”



下属对着干怎么办

看过轮船之后，左宗棠当晚又马不停蹄赶回大营，继续提军前行。

这时，太平军余部在李世贤、汪海洋等人率领下，由江西转入福建，并很快占领了漳州、龙岩、南靖、平和及长汀、连城、上杭交界之南阳、新泉一带，把福建全境闹了个面目全非。

左宗棠气得牙根发痒，一面下发紧急文件，命令在福建的各路官军征剿，一面上奏朝廷，请留老湘军刘松山部四十营二万人在福建助剿。

朝廷收到左宗棠的奏请，知道福建省兵力单薄，只得照准。曾国藩知道左宗棠的良苦用心，他为了能把刘松山及所部兵勇长期留在左宗棠的身边，于是也上奏朝廷，提出：“恳请格外天恩，也为左宗棠调派便当，能否将刘松山所部改隶楚军建制？”

朝廷见到曾国藩的折子，急忙下旨征询左宗棠的意见。左宗棠接到圣旨，不敢贸然上折，写信和刘松山商量。刘松山很快回函，不同意易旗，坚持使用湘军旗号。

刘松山短短的几句话，左宗棠读出了两行热泪，他掩信叹道：“做人当如刘寿卿！从一而终，真大丈夫也！”

左宗棠督军行至福建浦城的当天，突然接到刘典从江西发来的快信，告知自己即将离营回老家，为过世的母亲守孝。

左宗棠接信不由一愣，暗道：“福建战事正是棘手之时，刘典即将率军进入福建，若此时回籍，如何得了啊！”

左宗棠连夜派员赶往江西，给刘典送奠仪及挽留书信一封，接着又起草奏折，恳留刘典帮办军务，并密保杨昌浚出任浙江臬司。

奏折发走后，左宗棠又给杨昌浚写了一封加急信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推荐他担任浙江按察使。杨昌浚见信大喜，殊不知，当浙江巡抚马新贻得知按察使刘典丁母忧的消息后，马上向朝廷保举自己的随员高卿培，出任浙江按察使员；马新贻的折子整整比左宗棠的折子提前三天拜发。

二十几天后，圣旨分别下到杭州、左宗棠大营、江西刘典大营。圣旨同意刘典离职，以二品顶戴的身份去福建帮办军务；浙江按察使则让

高卿培担任。

刘典接旨之后很快率军进入福建，不几日即到达宁化，会同赣勇王德榜所部，趁机收复龙岩。

左宗棠接旨之后愣了许久，怀疑是马新贻在捣鬼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好给杨昌浚写信，说明原因。杨昌浚为此生了好多天的闷气。

马新贻不把左宗棠放在眼里，自有他的一番想法。若无自己的路子，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背着左宗棠单独上折的。

马新贻从同治元年至三年这段时间里，几乎是一年一个台阶，官运顺得已不能再顺。马新贻既非湘系也非淮系，又不是楚系，他何以能如此平步青云呢？原来，他进京会试前，便牢记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的古训，曾拜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为师；当年会试，大主考放的又恰是大学士潘世恩。考罢，他又成了潘世恩的座下门生。经祁寯藻介绍，得识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宝鋆，更是门路大开。

马新贻到安徽为官后，每年都打发人进京一至两趟，去看望两位恩师以及宝鋆等人，从未间断过。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宝鋆成了当红大臣，在军机大臣上行走，并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，不久升为户部尚书。马新贻与他来往更加密切，每年都有十几万两的银子送进京师宝鋆府。宝鋆感恩，于是便力保马新贻。马新贻想不红都不行了。

试想，马新贻有宝鋆这样的朝廷重臣在背后撑腰，他又怎会把一榜出身的左宗棠放在眼里呢？杨昌浚等人自然也就更不放在眼里。

左宗棠率军抵达延平时，已经是岁底，天寒地冻，新年将至，进福建的各路官军渐渐增多，粮饷开始跟不上。

左宗棠在延平大营，一面派员分赴各省劝捐，一面给杭州下发文件，命马新贻急运粮饷救急。此时，捻军^①与西北太平军余部会合，推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为首领，仍采用太平天国兵制、兵法，易步为骑，开始在豫、鄂、安徽、鲁等省流动作战，声势颇大。

朝廷原调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部铁骑与捻军作战，不久又

^①最初安徽、河南一带有游民捏纸，将油脂点燃，烧掉油捻纸，用来驱除疾病、灾难，后来逐渐发展成反清武装势力，活跃在北方一带。

从黑龙江、吉林两地征调多路马队参战。福建省战事未息，捻军势力又起，朝廷一时手忙脚乱，顾此失彼。

眼见朝廷无法从各省调拨更多的济饷给福建，左宗棠除了向浙江催调外，也只能向两江总督曾国藩、江苏巡抚李鸿章、江西巡抚沈葆楨求援。曾国藩紧急为福建助运了二十万两白银与十万石粮食，李鸿章为左宗棠运送了五万两白银及一万石粮食。江西比较贫瘠，沈葆楨原本无银可助，但他收到左宗棠求救信后，还是咬牙让藩台把全省仅有的四万两白银拨付了过去。

浙江是福建浙总督所辖的省份，照理，总督衙门派过来多少饷粮数额，巡抚衙门都该照拨才对，但马新贻一两银子、一石粮食也无。

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收到左宗棠的信后，连夜便来见马新贻，请调军押运粮饷入福建。

马新贻原本已收到左宗棠的咨文，但他偏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把蒋益澧递过来的信看了看，打着官腔道：“爵帅这件事还要打个商量。老弟知道，爵帅离任前，就有修筑海塘之议。现在，全省上下正在做这件事情。还有钱漕一项，全省刚刚平定，回迁百姓只是暂时安定了下来。今年收成又差，眼见放出去的籽种和款子是收不回来了。本部院上日刚奏请户部请减杭、嘉、湖、金、衢、严、处等七府浮收钱漕，又要复兴各府、县书院，这也要一大笔款子。如此算来，我们不筹到二百万两银子，是办不完这些事的。”

蒋益澧忙道：“抚台容禀，爵帅离任时，已经给库里留了八十万两的银子，粮食也还存有二十万石。司里想，如今军务紧急，不妨先从库里提取五十万两拨给爵帅应急。粮食呢，运送过去十五万石也该不成问题。司里办完这些呢，再想办法去筹些款子，让各省再救济一些饷粮，我们的事情也就可以办了！”

马新贻拉下脸道：“老弟此言差矣。爵帅走时的确给库里留了些银子和粮食，但他老给省里留了个永远也填不平的大窟窿也是真的。他老好名太过，有时就不知死活。有些事，本部院不好当面驳他，但本部院却是要同上头讲清的。”

蒋益澧惊道：“抚台何出此言？司里怎么越听越糊涂？”

马新贻冷笑道：“他走便走了，却偏偏在杭州弄了个不清不混的造

船局子，又不说是省里的呢还是总督衙门的，弄了一帮子人气不通的法国人，在那里鼓捣，月月来向本部院黑着眼睛要禄金，还说是爵帅答应过的。尤其是那个日意格和德克碑，最让人讨厌不过，每次到衙门来见本部院，稍不如意，不是拍桌子，就是把眼睛瞪得跟灯笼那么大。照这么干下去，我们省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个头儿呢？

“老弟，爵帅的事，缓办吧。上头既放本部院来做浙江巡抚，本部院凡事就要多替浙江想想。老弟你呢，是浙江藩台，着眼点自然也该是浙江才对。本部院已让人知会了盐政衙门的杨石泉，浙省的盐丁，是一文也不能乱用的。”

蒋益澧被马新贻一顿话，说得低头沉吟了半晌，有心想争上几句，又怕惹急了马新贻以后不好共事，表面上只有点头称是。下来后，蒋益澧乘轿到盐政衙门来找杨昌浚想办法。

两个人思谋了大半天，仍无一点办法好想，只好各自给左宗棠复信，据实言明情况算是交差。

左宗棠一见到蒋、杨二人快马递来的信件，气得大骂：“马毅山这个狗东西，真是反了！他竟然连本部堂的话都敢不听！这样的巡抚若不好好参他一本，还要王法做什么呢？”他骂完之后，当即便把随营的起稿师爷传了过来，大声吩咐道：“你马上起奏一篇参劾马毅山的奏稿，本部堂要和他到朝廷那里去打官司！”

师爷急忙答应一声，随后问道：“请爵帅示下，您要参劾马毅山什么呢？”

左宗棠气哼哼地道：“就参他抗命不遵吧。本部堂粮饷吃紧，已紧急传命于他，让他速拨粮饷若干到军前应急，他竟理都不理！这还了得吗？”话毕，又把蒋益澧、杨昌浚的来信递给师爷，很郁闷地说：“这是蒋乡泉与杨石泉给本部堂发来的快信，你看一下就起稿吧。”

师爷接过信，细细地看了一下，小心道：“大人，这马毅山违抗宪命，好像也是情有可原的，何况，朝廷已经准了他修筑海塘的奏请。设若他当真又奏减杭、嘉、湖、金、衢、严、处七府浮收钱漕，库里不仅没有多余的银子，恐怕还须外筹一些才能应付下来呀。卑职以为，这参劾折子呀，大人不妨等等再上吧。大人刚离开浙江就和巡抚闹意见，折子递上去后，朝廷会怎么想呢？”

左宗棠摸了一把胡子道：“其实，你就不讲这话，本部堂也认为这个参折上得有些勉强。可这个马毅山，本部堂不整治他一下，咽不下这口气呀！他马毅山若是福建浙总督也就罢了，他偏偏是浙江巡抚，而本部堂才是总督啊！”

师爷嘴上不说什么，心里暗道：“现在的浙江抚台若是曾沅甫，就更有您老受的了！”

师爷下去后，左宗棠背着手来回踱步，苦思不得良策，只好给正在龙岩督战的刘典送信一封，让刘典速到延平商议事情。给刘典的信刚刚送出去，他又接到刘松山的来信。刘松山在信中称，所部在收复南阳的时候，缴获太平军屯粮五万石和白银一万两。

左宗棠接信心稍安定。不久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沈葆楨所助饷银及粮食陆续运到。眼望着这些饷银和粮食，左宗棠泪流满面，泣不成声，不知该怎样感谢才好。

刘典把军务稍作布置，即带亲兵营飞马来见左宗棠。

刘典到时，正有军兵从车上往下搬运粮食，场面热闹。他见到左宗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哈哈！季高，这些粮食到得及时，您老是从哪儿化来的？”

左宗棠拉住刘典的手，红着眼睛说道：“马毅山这个混蛋！他明知前军各路人马缺饷断粮，却纹丝不动。若非涤生伸出援手，我们连个年都休想过去呀！我正在着人给各路人马分粮分饷，这一二天就能分拨妥当。克庵，龙岩怎么样？年前能不能收复？”

刘典说道：“各营已断炊一日，眼下正靠宰马匹度饥。我离营时还在想，若粮食仍无着落，兵勇非哗变不可。”

左宗棠道：“寿卿在南阳得到了长毛的五万石粮食，我已派快马过去，让他紧急给你拨两万石过去。若不出意外，今几个就能送到。克庵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涤生还像从前那样待我！”

提到曾国藩，刘典不由叹口气道：“曾爵相与您交往颇深，他是知道您老为人的，但曾老九恐怕就不是从前的曾老九了。您老可能还不知道，他离开江宁时，已在人前发下重誓说，除非左季高拜相，否则他就不再与您老来往！他是真生您老的气了！”

左宗棠苦笑道：“他说的这些话我也听到了。这个曾老九啊，他明

知道我大清一榜出身是不拜相的，他故意这么说，无非就是想和我绝交罢了。左季高的苦处曾涤生知道，可他曾老九怎么知道啊！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把你紧急从龙岩召来，是要和你商议一下眼下的局势。”

左宗棠话毕，传人摆上福建省份图，便指指点点地说起来。刘典返回龙岩的当日，龙岩攻克，太平军败走新泉。刘典挥师猛追，一鼓作气攻下新泉。在新泉稍事休整，刘典提军向浮州进逼。



发财的绝佳机会

刘典攻克新泉的同时，左宗棠与刘松山正在包围漳州。

漳州现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王府所在地，此处屯兵五万，离城十里便设哨卡，城内又屯有大批的粮食、枪械等物。侍王府和从前金陵城里的天王府一样巍峨壮观、金碧辉煌，里面不仅囤积了无数的金银宝物，还住有一千余名女人。

这些女人都是李世贤的部下从各地抢掠来的，交由广西的大脚蛮婆看管，李世贤想摧残哪个，哪个便被大脚蛮婆剥光了衣服，抬进李世贤的寝宫里。进了寝宫就是进了阎罗宝殿，往里抬的时候又哭又闹，出来之后都跟面条一样，声息皆无，只好由大脚蛮婆拉到王府外面埋掉。

早在左宗棠、刘松山二军到达前，福州将军英桂率所部旗营，会同福建巡抚徐宗幹的抚标六营，屯扎在离城五十里的地方，但因太平军人多势众，二人不敢硬攻。

英、徐二军与漳州城外的太平军整整隔河相望了十几天，谁也没有发起攻击。在两军对峙期间，英国驻福州领事柏威林（Burrell），三次驾坐小夹板船，打着办公事的旗号，过河登岸进入漳州城内。

漳州河面原有福州水师船只往来巡视，但英领事视若不见。水师提督曾玉明得知消息后，亲自带船将柏威林所乘板船拦截，柏威林却对曾玉明大喊大叫：“我进漳州有公事要办，你不要拦我！”

曾玉明急忙派人向巡抚徐宗幹禀报情况。柏威林却趁这空当，命令板船绕开水师船只，箭一般地驶向对岸。徐宗幹怕受牵连，急忙联合英桂向左宗棠禀报。

对英国人明里暗里与太平军勾结的事，左宗棠早有所闻，但像柏威林这样明目张胆的，左宗棠还是第一次遇见。他因为尚未与曾玉明等人谋面，不敢马上向总理衙门禀报，何况，当真要禀报总理衙门时，他也要提前与李鸿章、英桂、徐宗幹、曾玉明等人计议出个方法来才好。

左宗棠到漳州的当日，便与英桂、徐宗幹、刘松山、曾玉明等人会在一处，商议攻取漳州的事。

漳州是继江宁之后的最后一座大型城池，守城的太平军也是目前几支太平军中最大的一支。左宗棠决定采用曾国荃攻取江宁的办法，使用长困久围之计，力争全歼守军，将李世贤以下一千人众一网打尽，以防窜扰邻省，或进入陕甘，成尾大不掉之势。

左宗棠分檄在福建的各路人马，从不同方向往漳州靠近，形成合围之势。李世贤看出左宗棠的策略，于是决定趁清军尚未形成合围之前突围。突围的前一天，李世贤将府里的女人全部干掉，只带了少许的亲兵，悄悄藏进英国驻福州领事柏威林的船上，由柏威林将其先期送出城去。金银财宝因为太多，除送给柏威林一些外，都未带走。

左宗棠突见由漳州城开出一只汽轮船，船头插着英国的旗号，便命福建水师营迎头拦截，以防李世贤逃跑。

曾玉明领命，亲驾一艘兵舰来迎英国兵船。他站在船头喊话道：“我家爵帅大人有命，请柏威林领事出来讲话。”

牛高马大的柏威林很快出现在船头，当先用手指着曾玉明呜哩哇啦了几句什么，随从赶紧翻译成华语：“请转告你家爵帅大人，本领事出入漳州，是奉我国之命，来向李世贤讨要一笔老账。这是我大英帝国与太平天国之间的事，与总督衙门不相干。请转告左大人，李世贤在没有付账之前，请不要对漳州实行攻击。否则，我国便要向贵国的总理衙门交涉。请你们把船让开，领事先生要到永定塔去公干。”

曾玉明见英国人语气强硬，手里还都握着火枪，心头不由一颤，有心想带人到对方舱里去验看一番，又怕当真引出交涉事件。

曾玉明思忖了半晌，打发一名亲兵，乘了小船飞赴大营去给左宗棠报信。亲兵到了大营，把领事柏威林的话一一讲给左宗棠听。

左宗棠不听便罢，听了之后，两眼气得通红，他握拳大骂道：“这些狗日的洋杂种，还敢对本部堂发号施令！本部堂拿的是大清国俸禄，

却不是他英国的俸禄！柏威林不让本部堂攻城，本部堂偏要攻给他看！总理衙门怕他英国，本部堂偏不怕他！”随后高喝一声：“来人，传命下去，架炮轰城！”

一时间，上百门开花大炮，在漳州的周围轰鸣起来，声震环宇，使得漳州城的上空一片硝烟，仿佛起了大雾。大炮过后，左宗棠正要组织云梯攻城，漳州城的北门却忽然洞开，大队太平军将士杀了出来。太平军决定弃城突围了。

因是弃城突围，太平军此次伤亡极其惨重，五万余众，竟被截杀四万余人，只有几百人杀了出去，按着李世贤事先的吩咐，奔向永定塔方向。

左宗棠传命各军奋力追击，又将永定塔趁势收复，李世贤只带了两名亲随趁着夜色，一路奔逃进广东镇平的汪海洋军营。

汪海洋是安徽全椒人，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部将，因作战勇猛，颇得石达开器重。咸丰六年（公元1856年），太平天国发生内讧，北王韦昌辉杀死东王杨秀清又欲杀石达开。

石达开于是携汪海洋缒城逃走。后石达开率部回江宁讨伐韦昌辉，成功，奉洪秀全命在江宁辅政，汪海洋亦得宠。咸丰七年，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猜疑，同汪海洋率部二十余万人马离江宁出走。

咸丰十年，汪海洋见石势孤，遂与石决裂，率部自广西返回，于次年投到忠王李秀成的麾下。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，汪海洋因功封康天义，次年升朝将，洪秀全临死前又封其为康王（有人说是汪海洋自封）。汪海洋此时尚有部众五万余人，现正在镇平大兴土木，为自己建造康王府，也要辉煌一把。

李世贤到后，先是对汪海洋按兵不动说了几句不满的话，又对汪海洋建造王府一事提出异议。汪海洋全不理睬，每日只是让士卒捧了好酒好菜与李世贤享用，又打发身边的一名丫环来为其侍寝，供其泄欲。

这一天，汪海洋亲自来陪李世贤喝酒，一直把李世贤喝成不醒人事后才罢休。汪海洋让人把李世贤装进麻袋里，笑着吩咐道：“天王昨儿夜里托梦来了，他想见侍王一面。”汪海洋话毕，便命人将李世贤抬到城外预先挖好的一个深坑里埋掉，然后继续建造康王府。侍王从此变成了死王。李世贤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会是这种下场。